

《上山》推出繁體版 吟光：跨越時空與王維談談

在吟光的自述中，她是一名作家，是音樂從業者，也是遊戲、劇本的創作者。作為一名90後的典型「斜杠青年」，吟光顯然不滿足於作家這個身份的包裹。但文學創作，卻是她無法割捨的表達途徑，「文學肯定是我的立身之本，是我作為一個作者，甚至是作為一個人，在介入這個世界的最主要方式和媒介。」她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圖：受訪者提供

吟光在《上山》一書的自序中幾乎沒有提過關於自己的事情，講的都是創作中的思索，而顯然短短的五個篇幅，遠遠不足以讓她表達對於王維這個人物的探討，興奮的感受瀰漫在字裏行間。《上山》去年已在內地出版，在業內泛泛起不小的浪花，今年，該書通過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由天地圖書在香港出版了繁體版本。

「精神偶像」王維

儘管是以唐代詩人王維作為藍本來創作，但實際上，該書並非真正還原歷史，而是將王維與陶淵明分別幻化成小說人物，再隔著時空去呼應。吟光稱王維為「精神偶像」，很大程度是認為他的多元與自己頗為相似，「王維其實是跨界藝術家，如果用這個時代的話說，他是詩書畫樂四角。其實他是原創音樂人，他有寫過古曲，只不過是後來失傳了，而且他是有名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中有樂、樂中有詩。」

不過，王維這種跨界在當時並不算獨有，「其實在古代很長的一個時間裏，文學和音樂是不分家的，比如說唐詩、宋詞、詩經、楚辭這些不同的文學形態，當時都是可以傳唱的，所以我覺得並不是我在創造一個跨界的藝術形態，而是復活古典的傳統。」而吟光自己亦醉心音樂創作，「吟遊詩人是我最喜歡的一種角色。」她說。

古代詩人芸芸，選擇王維作為書寫的藍本對於吟光來說，其實並非一種簡單的「選擇」，「我肯定是被他打動，甚至是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共情以後，就會迸發出的這些想表達的靈感和思索的問題。」在書中，她虛擬了一個王維與陶淵明之間的呼應，但這不是一種簡單臆測，很大程度上，亦是因為她自身與王維之間有著某種不可言說的吸引，「但是當然這個也是單方面的，他對我沒有我就知道了，也許有一天借助科技或者科幻的力量，我們可以實現真的跟古人對話，或者是穿越時空，雖然那不是現在能夠實現的事情，可文學可以穿越時空、穿越媒介，讓我們在想像中去實現不可能的對話、實現這個超越的思索，這個也許是文學或者說藝術的一個最大的魅力和力量吧。」她說。

諸如此類的剖析、觀察或解構在吟光的闡述中很常見，她對自己的作品沒有一種稀裏糊塗的順其自然，就如同《上山》一書嚴謹地查閱了很多歷史資料，卻又帶著浪漫氣息地引經據典，正如她本身透露出的複雜氣質。

虛構小說中的自我表達

誠然，文學的體裁多種多樣，「作者文學」亦並不鮮見，但《上山》一書既是虛構，又被歸類為歷史小說，吟光坦承仍然於書中保留了很多的「自我表達」：「我覺得可以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從客觀創作樂觀的角度來講，或許都是應該尋求一個平衡，就是個人意識和客觀性的表達，應該佔據一個什麼樣的比重？肯定要尋求一個平衡，具體這個平衡應該是多少，可能根據不同作品、他的特質，然後當然還有不同作者的風格。可能會不一樣，我的那三觀和文學觀都是很開放的，所以我認為沒有高下之分，只有你這個平衡掌握得好不好，或者用得好不好。比如說說個人意識太強烈的作者，如果他的個人意識是很優秀的一個表達，那這就是他的優點，是他的長處，是他作品的一個特色，當然如果混濺肯定就不好。」

「第二個層面是我個人創作的層面，我覺得無論是《上山》這部作品，還是我近期的一些新的作品，其實客觀來講，肯定都是個人的表達欲比較強的，甚至是一些比較小說有一些散文化的風格，然後有很多以主人公視角講出來的抒情。或者甚至是這個環



●吟光

境描寫相對比較華麗，這也都是我自己審美取向的一個體現。」吟光闡述道。

然而，雖然已經出版過多部作品，吟光仍然保留了作為青年作家的謙遜，她不認為自己的「自我表達」是絕對正確的選擇：「我覺得這個價值判斷不是由作者來做的，是評論家來做，比如說這個表達的程度多還是少，然後它的效果好不好，可能我自己不太方便去做這樣一個評判。」

「我覺得我個人作為一個作家，肯定是屬於表達慾比較強的，但我也認為，其他的目的都有各自的價值和必要性，我在創作中也是會兼顧到其他的一些，就是有意義的。也許我從個性上來講還是比較隨性自由，但是受過學院教育以後，有其嚴謹的學術的一面。」她說。

藝術家的創作初衷

藝術家的創作目的、初衷應該是什麼呢？吟光在訪問中自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算是一種萬物歸因的思考，「如果從商業角度來講，有的作家可能是為了錢，為了名、為了利、為了賣出去。但即使是從純藝術的角度來講，不是為了商業目的的藝術家，也有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創作目的：比如說有的人是為了讀者而寫，有的人是為了發表在某一個雜誌、某一個出版社出版，

他們的風格都不一樣。」她說道，「還有的人可能是為了某種藝術形式的探索，比如在文學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跡，那就又是另外一個目的。」

不過，吟光堅持自己的「變動性」，不願意給自己的作品設限，她認為這種設限無論對於作品本身還是個人對「吟遊詩人」的追求來說都是矛盾的、封閉的，「當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為了自己而寫。所謂為了自己而寫，可能就是為了滿足像我這樣的表達慾，或者是抒發胸中，為填平溝壑、欲望或者是悲傷撫慰等等。」她說。

隨著《上山》及幾部其他著作的出版，吟光之後的計劃是希望創作一個藝術烏托邦的大的系列，裏面會探討不同的藝術家、不同的價值觀。「《上山》這本書或只是一個影子，往後我還會延展出一個更大的幻想空間，裏面都會以藝術家和藝術觀的討論為主，不同的藝術觀有表達的自由，也許都可以成為不同的角色去討論，去讓他們在故事裏面展示這種不同。」她介紹道。

「我認為文學在不同的時代，借助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展示方式，然而說一個故事、敘事來表達自己，應該是我擅長也最感興趣的一個方式。」吟光如是總結。

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

作者：達拉·麥克阿納蒂
譯者：楊雅婷
出版：春山出版



本書為2021英國國家圖書獎(British Book Award)年度非虛構寫作獎得主。十四歲的達拉在這本書以一年的時間記錄了世界的流轉。從春天開始，達拉在日記中寫下家裏的花園、北愛爾蘭的鄉間、各種公園與海島的自然世界，一株不起眼的野花、一聲鳥鳴，甚至雲影雨滴的流動，都震撼着他敏感細緻的心靈。這些語言獨特的文字有著文學家的詩意，卻也有着博物學家的視野與關懷。但同時，這本書也呈現一個自閉症者求學之路的困頓。達拉在五歲時被診斷為自閉症者，經常遭遇霸凌以及與人群格格不入的痛苦，使他逃向自然與野生動物尋求庇護，且為捍衛自然而努力。

妳以為你是誰

作者：艾莉絲·孟若
譯者：廖綉玉
出版：木馬文化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孟若以十篇小說探究了一名女人在不同時刻的人生心境，從女孩到青少年、成年到逐漸老去，歷經離家、情慾、事業、婚姻、成為母親、離婚，可以說是寫盡了女性在一生中可能面對的難題。當主角玫瑰離開了漢拉第，那個總是與繼母美蘿爭吵的家，她該如何拿從這小鎮學到的一切，去面對一個更兇險、充滿複雜道路的世界？到頭來，她只是希望能擁有那種勇氣與力量——成為自己喜歡的模樣。

逃亡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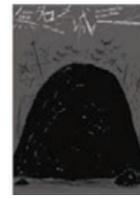
作者：吉田修一
譯者：高詹燦
出版：皇冠文化



這個世界若是安居之地，我們又何必倉皇逃離？因失業而身陷困境的男子、愛到無法自拔的師生、曾經風光的過氣偶像，以及一名突然失蹤的郵差，他們走投無路，於是奮力脫逃。即便進退兩難，就算徒勞一場，但逃亡既是從生命既定的路線脫離，也是對這個世界的放手一搏。吉田修一用溫柔的理解，將浮沉人世的幽微之心刻畫得淋漓盡致，也將時代的荒蕪與希望展露無遺。

無名之城

作者：H.P.洛夫克拉夫特
譯者：李函
出版：堡壘文化



無論是廣為人知的克蘇魯神話，或早期主題較為獨立的短篇故事，好奇心的致命要素都已滲透進故事脈絡。與大眾對他筆下異星妖魔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洛夫克拉夫特相當強調人物的理智心態。本書囊括了洛夫克拉夫特早期的短篇怪談，以及出自他生涯早期與晚期的克蘇魯神話故事，加上補充《夢尋祕境卡達斯》選集故事的《外神》，和洛夫克拉夫特與哈索·希爾德合著的《穿越萬古》。每篇故事的主角們都因為受到好奇心的驅策，使自己面臨無法挽回的局面。在洛夫克拉夫特筆下，走入火魔般的好奇心，可能會比奈亞拉索特普或克蘇魯等邪神帶來更駭人的後果。如同《克蘇魯的呼喚》開頭所說：「世上最慈悲的事物，便是無法將所有事物聯想在一起的人心。」當人心做出了不該有的聯想，後果便不堪設想。這不只是克蘇魯神話作品的核心，也是洛夫克拉夫特的個人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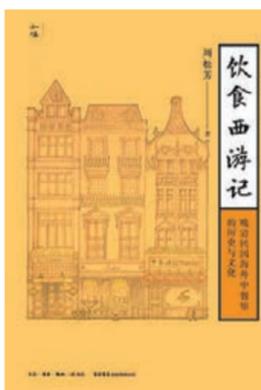
飲食西遊記

上世紀末在倫敦求學，國際生迎新講座仍歷歷在目。主管學生事務的教授說，牛津大學哲學系曾經有這般一道試題：「無知乃知識之母。討論之！」(Ignorance is the mother of knowledge. Discuss.) 殊不知有一位考生只以一句回答：「我不知，亦不在乎」(I don't know, and I don't care.)，讓考官不知所措：究竟考生是鬧着玩，還是給予一個發人深省的回答？教授指出，這種尷尬場面並不會在我校發生，因為我們「既求知，亦在乎」云云。

迎新講座印象深刻的第二個原因，卻與學術無半點關係。教授向我們宣揚倫敦生活的多姿多彩，包括吃(!)，更點名介紹位於華都街(Wardour Street)、以服務態度奇差和價廉物美見稱的旺記(Wong Kci)餐廳。然而作為中國人、香港人，聞名遐邇的旺記卻不用等洋教授來介紹：早已從學長和朋友口中聽過過了。四英鎊不到的燒臘飯，怎能不受留學生歡迎：難道跟英國人去吃「三明治加薯片加汽水」這種當地午餐嗎？況且我們這班來自香港的市井之徒，在港有什麼沒有見過？大牌檔式爽直態度而已，犯不着大做文章。最關心海外中餐館的是留學生，現今如是，晚清民國如是。這部《飲食

西遊記：晚清民國海外中餐館的歷史與文化》的不少史料素材，正來自歐美留學生的筆記。當然還有留學生的「進階版」：一大堆人文官。是以胡適、傅雷、蔣夢麟、趙元任、傅斯年、陳寅恪、鄭振鐸、朱自清等人在海外的吃相，在本書都表露無遺。記得多年前香江流行過口味清甜的荷蘭大閘蟹；我多年前旅居德國柏林時，於德國受業的前輩也跟我說，從前德國產大閘蟹便宜得很，因為當地無市場，惜最近都「運回」中國售賣，在德老饕再無便宜蟹吃了。還以為歐洲大閘蟹是近三四十年的玩意兒——畢竟中歐航運自改革開放起才蓬勃起來，大閘蟹才會「上錯船」而抵歐洲水域吧。怎料在本書看到「民國才女」應懿凝於一九三四年的日記一則：

「(九月二十四日)午膳於津漢飯店，怡於薄暮始歸，謂今午潑醋搗薑，飽餐湖蟹，其大如洋(陽)澄湖產，味亦如之，乃真真道地之中國種



《飲食西遊記：晚清民國海外中餐館的歷史與文化》

作者：周松芳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也；現且繁殖甚多。蓋德國貨輪常往來於歐亞，在中國卸貨後，船身過輕，必載水以歸，而屬亦附之渡大海而西，蕃衍異邦，農人患之，視為災害；而德人不知其可食，僅知搗斃之一法；但捉不勝捉，感嘆束手。今適為怡等所見，告為美味，因得一快朵頤焉。」

津漢飯店乃柏林一中國

食肆也。然而海外中餐之源起，卻跟留學生無關。公款留洋者如詹天佑之前，早已許多中國人到美國：到加州淘金建鐵路的前輩也跟我說，不少被「賣豬仔」到彼邦)是也。有中國人的地方，便有中國餐館；到1896年李合肥(指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出訪美國時，炒麵碎(Chop Suey)這道演進了多時的「中國菜」早已如箭在弦、待機被炒作。欽差大臣一來，旋即成為了美國流行菜。

華人餐館史，就是華人移民史和僑居史。美國華人餐館以至唐人街，長年乃廣東人的天下；「寄跡海外者，尤不可不熟習粵語，以吾僑長居國內，藍青官話，似已十足，不知在美法，粵語於吾僑功用與英語等也」。

英國倫敦的中餐館，同樣先由我粵人所開，主顧則為水手。(題外話：又讓我想起在德國北部吃過的水手餐 Labskaus，主要材料為鹹牛肉、薯仔和洋蔥。同一道菜到了曾經是世上首屈一指的海洋貿易中心英國利物浦則稱為 Scouse，故利物浦人綽號為 Scousers 也。吃與遊，永不分離。)[「二戰」後則多了大量由香港移民開的餐館；於1970年，全英約六千家中餐館中，僱主和僱員為新界人者竟佔百分之九十。(註：大概包括旺記。)]法國的中餐館呢，則是華工、留學生、文人與政客的舞台。鄭振鐸和胡適在巴黎萬花樓的故事，也許沒什麼所謂，但同一酒家如何變成革命活動根據點，便頗有意思了。中餐館是早年海外華人的精神生活中心。

本書有趣之處，不限於介紹不同等級的海外中餐館的歷史與掌故，還描述了海外華人的奇特飲食經歷。最多故事的，則當然依然是留學生。因經濟考慮盡量在家燒飯而不到餐廳吃的，大有人在；吃不慣當地菜，也是在家燒飯的理由。有趣的是一名江蘇南通籍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生，有一名家族開蛇行的室友，不時跟他郊遊捕蛇，即捕即燉：比吃美國菜胃口多了！室友固然是吾等粵人。

書評

文：李雅言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 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十四歲開始讀野書

席慕蓉說：「人的生命成長到十幾歲的時候，不管你是十二三歲也好、十四五歲也好，那個時候是你所有的身體上的器官對美最敏銳的時候。」十四歲敏銳地受到魯迅「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的啟發，專心讀起了野書，常常欣然忘食，頓覺非有趣的靈魂不能識破天機。魯迅說自己：「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為了自己也中點莊子的「毒」，就憑著一本教師進修用的《古代散文選》，開始自學了文言文。

茹毛飲血式地讀了三年野書，覺得還是魯迅的「立人」思想有味，為了體會他的心路歷程，又找到一台破舊錄音機自學起了日語，於是就讀到了日本弘文書院創辦者嘉納治五郎，在魯迅他們的畢業典禮上有關中國國民性的講話等等。後來聽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說他的「人生至樂」：「當大家都自命清高的時候，我一個人跑去賺錢了；當大家都覺得人人都可以發財的時候，我一個人跑去讀書了。」絕地的美景、高嶺的幽蘭，都因處於人跡罕到的地方而魅力倍增。

●文：龔敏迪